

卷五十二

書名 藝文類聚一百卷
嘉靖中天水胡繼宗刊本
撰者 唐 歐陽詢 撰
卷 卷五十二
內容分類 子 類書 彙考 唐五代
索書號 子部 類書 2
編號 C5912500

藝文類聚卷第一

唐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大部上天日月星雲風

天

周易曰：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成時。又曰：天健，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又曰：天行健，尚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又曰：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禮記曰：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日月星辰繫焉，繫焉。論語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老子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春秋繁露曰：天有十端，天地陰陽水土金木火人，凡十端。天亦一以清，地亦一以寧。樂之心，與人相副，以類合之，天人一也。爾雅曰：穹蒼蒼天，也。春為昊天，秋為旻天，冬為上天。春秋元命苞曰：天不足西，地不滿東。故天周九，九八十一萬里。渾天儀曰：天如雞子，天大地小，地各乘氣而立，載水而浮，天轉如車轂之運。黃帝素問曰：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5912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子部 類書 2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藝文類聚一百卷 嘉靖中天水胡繼宗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子繼襲非死王事不許承封前牒五等功臣皆是勤勞王室身當患難扞禦災禍翼贊大猷一日遇疾身捐館舍不幸無祿享祀便絕於禮則不足於義則有傷未求上林之獵已削其侯不服襜褕之衣先除其國伏惟皇帝崇德旌庸興亡繼絕聞鼓鼙而思將帥畫靈臺而念舊臣豈有功存社稷而無後可守事盡忠貞而無祠可祭周於蕃屏爲約事在世功漢以山河爲誓義存長乂臣聞存人之國大於救人之災立人之後重於封人之墓竊以殷朝繼及無廢小宗周室興亡貴存身後紹高密者累葉豈專鄧萬之正胤嗣平陽者重世何必曹叅之嫡孫愚謂生有其勞死非王事雖在支庶並聽承襲幸使伯有之魂不能爲厲若教之鬼其無餒而幽顯對揚人神咫尺

藝文類聚卷第五十一

藝文類聚卷第五十二

治政部上 論政 善政 赦宥

論政

釋名曰政正也下所取正也 禮記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宜先者五

一曰治親二曰報功三曰舉賢四曰使能五曰存愛愛者仁也五者一得於

天下民無不足不贍者 大戴禮曰德法者御民之銜勒也吏者轡也刑

者策也天子御者內史太史左右手也古者以法爲銜勒以官爲轡以刑

爲策以人爲手故御天下數百年而不解脣 管子曰國有四維一維絕

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傾可正危可安覆可起滅不

可得復也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 又曰堯舜之民非生而

治桀紂之民非生而亂故治亂在上 又曰聖君設度量置儀治如天地

之堅如列星之固如日月之明如四時之信然正令往而民從之 晏子

曰景公問治國何患對曰患社鼠社有鼠不可灌人君之左右出則賣重

寒熱入則矯謁收利 老子曰治大國若烹小鮮 書曰懍乎若朽索之

馭六馬 商君書曰凡人主所以勸民者官爵也國之所興者農戰也令民求官爵皆不以農戰而以巧言虛道也此為勞民勞民者其國必無力無力者其國必削 又曰善治者使盜跖可信不能治者使伯夷可疑韓子曰夫堯生在上位雖十桀紂不能亂者勢治也桀紂亦生在上雖有十堯舜而不能治者勢亂也 史記曰齊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守阿譽日聞矣然使使視阿田野不闢民貧若是子以幣享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於是齊國震懼人不敢飾非 陸賈新語曰君子為治也混然無事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人亭落若無吏郵無夜行之卒鄉無夜召之正耆老甘味於堂丁男耕芸於野 淮南子曰治國者若耨田去害苗而已今沐者墮髮而猶為之不已以其所去者少所利者多也 又曰盛國之道工無偽事農無遺力士無諂行官無失法譬若設網者引其綱而萬目張 又曰張琴瑟者小絃絙而大絃緩絙者急也立事者賤者勞

而貴者逸也禹為天下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周公肴膳不撤於前鐘鼓不解於懸而四夷服五嶺鍾城之嶺九疑之塞皆周之郡南野之界射干之水桀修城以守胡然姦邪萌生而亂愈滋 又曰太清之始天覆以德地載以樂四時不失其序風雨不降其虛日月淑清而揚光五星循軌而不失行鳳麟至著龜兆甘露下竹實滿流黃出朱草生滿成也流黃土精也朱逮至衰世松柏菌蠶宛而夏槁江河三川絕而不流夷羊在牧夷羊土神也服之飛蛭滿野 又曰楚王問詹何曰治國柰何詹何曰何明於治身不明於治國楚王曰寡人得奉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 說苑曰政有三品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強國之政脇之夫此三者各有所施而化之為貴矣化之不變而後威之威之不變而後刑之失至於刑則非王者之所貴也 新序曰臧孫行猛政子貢非之曰夫政猶張琴瑟也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是以位尊者德不可以薄官大者治不可以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民衆者政不

可以苛獨不聞子產相鄭乎其掄材推賢抑惡而揚善故有大略者不問其所短有德厚者不非其小疵其牧民之道養之以仁教之以禮因其所欲而與之從其所好而勸之賞之疑者從重罰之疑者從輕晉潘岳九品議曰天生蒸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勿失其性君不獨治於是乎建牧立監陳其輔佐故曰天工人其代之然則高官厚祿非明崇賢所以興治卑位下役非爲鄙愚所以供職雖或開榮辱之門有爭競之弊而百王莫之能易者此道不可以二故也方今天下降平四海攸同薦賢達善各以類進夫觀民宣化爲治之本雖實小邑猶須其人又中正之身優劣懸殊苟知人者智則不知者謬矣莫如達官各舉其屬萬嶽九列朝所取信郡守雖輕有刺史存舉之當否實司其事考績累名施黜陟焉進賢受賞不進賢甘戮沮勸旣明爲人自爲謀庶公道大行而私謁息矣後漢崔寔政論曰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臯陶陳謀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以隆及繼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者曷嘗不賴賢哲之謀乎凡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常疾世主承平之日久俗漸

弊而不寤政浸衰而不改是以受命之君每輒創制中興之主亦匡時失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推制奇偉所聞簡忽所見焉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爲政之原故嚴刑峻法破姦宄之膽海內清肅天下謐如嘉瑞並集屢獲豐年薦勲祖廟享號中宗筭計見效優於孝文元帝即位果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爲漢室基禍之主治國之道得失之理於斯可以鑒矣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之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爲結繩之初可復治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干城之圍文帝乃重刑非輕之也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太平也後漢王符潜夫論曰夫爲國者以富民爲本以正學爲基民富乃可以教學正乃得義民貧則背善學淫則詐僞明君之法務此二者以爲太平之基致休徵之隆夫富民者以農桑爲本以遊業爲末百工者以致用爲本以巧飾爲末商賈者以通乏爲本以鬻貨爲末三者守本則民興富國之所以爲國者以民也治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間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

務而力不足所謂治國之日舒以長者非能請義和而令安行也乃若明
察而百官理民安靜而力有餘故視日長也所謂亂國之日促以短者非
能謁義和而令疾驅也乃君暗則百官亂而姦宄興細民懷賄而趨走故
視日短也 魏王桀儒吏論曰士同風於朝農同業於野雖官職務殊地
氣異宜然其致功成利未有相害而不通者也至乎末世則不然矣執法
之吏不關先王之典摺紳之儒不通律令之要彼刀筆之吏豈生而察刻
哉起於几案之下長於官曹之間無溫裕文雅以自潤雖欲無察刻弗能
得矣竹帛之儒豈生而迂緩也起於講堂之上遊於鄉校之中無嚴猛斷
割以自裁雖欲不迂緩弗能得矣先王見其如此也是以博陳其教輔和
民性達其所壅祛其所蔽吏服訓雅儒通文法故能寬猛相濟剛柔百克
也 魏武帝陳損益表曰陛下即祚復蒙試用遂受上將之任統領二
州內參機事實所不堪昔韓非閔韓之削弱不務富國強兵用賢任能臣
以驅驅之質而當鐘鼎之任以閹鈍之才而奉明明之政顧恩念責亦臣
竭節投命之秋也謹條遵奉舊訓權時之宜十四事奏如左庶以蒸螯增

明太陽言不足採 魏陳王曹植降江東表曰臣聞士之美永生者非徒
以甘食麗服宰割萬物而已將有以補益羣生尊主惠民使功存於竹帛
名光於後嗣今臣文不昭於俎豆武不習於干戈而竊位藩王尸祿東夏
消損天日無益聖朝淮南尚有山竄之賊吳會猶有潛江之虜使戰士未
獲歸於農畝五兵未得戢於武庫蓋善論者不耻謝善戰者不羞走夫麥
雲者淫蟠者也後申者先屈者也是以神龍以爲德尺蠖以昭義昔湯事
葛文王事大夷固仁者能以大事小若陛下遣明哲之使繼能陸賈之蹤
者使之江南發愷悌之詔張日月之信開以降路權必奉聖化斯不疑也

善政

禮記曰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
其政息 左氏傳曰鄭人遊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毀鄉校如何
子產曰何爲夫人朝進夕退而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
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 又曰子產知然明問爲政焉曰視民
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太叔且曰他日

吾見篋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其過鮮矣又曰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大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者水懦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疾數月而卒太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聚於萑蒲之澤太叔徒兵攻萑蒲之盜盡殺之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論語曰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又曰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又曰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又曰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家語曰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乎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乎明察以斷矣子貢入其邑曰善哉由乎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乎明察以斷矣子貢

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入其境田疇蕪蕪萊闢溝洫深此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牆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而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甚清閑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矣又曰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公曰爲之柰何孔子曰省力役薄賦歛則民富矣敦禮教遠罪戾則民壽矣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孔子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其子富而父母貧也又曰衛靈公問孔子曰有語寡人爲國家者謹之於廟堂之上則政治矣何如孔子曰其可也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又曰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國小則能守大則能攻其道何如孔子曰使君朝廷有禮上下和親天下百姓皆君之民也將誰攻焉苟違此道民叛如歸皆君之讎也將誰與守公曰善哉於是廢澤梁之禁以惠百姓管子曰凡爲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貧則難治也奚以知然民富則安鄉安鄉則重家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貧則危鄉危鄉則輕家輕家則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則難治也昔者七十

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然而俱王天下何也必國富而粟多也
又曰政之所行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
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 又曰凡牧民
者欲民之正欲民之正也則微邪不可不禁也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微
邪不禁而求大邪之亡傷固不可得也 鄧析書曰夫水濁則無掉尾之
魚政苛則無逸樂之士 孟子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必
因先王之道 莊子曰至德之世山無蹊隧澤無舟梁鳥 之巢可攀援
而關也 孫卿子曰夫一仞之牆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升而遊焉凌
遲故也今仁義之凌遲久矣能謂民弗踰焉 商君書曰古者民聚生而
群處故求有上也然則天下之樂有上將以爲治也今有主而無法其害
與無主同有法而不勝其亂與無法同也 韓子曰故善乎嬙而西施之
美無益君面用脂澤粉黛則倍其初言先王仁義無益於治必賞罰則國
治賞罰法度者國之脂澤粉黛 又曰勢者君之馬也威者君之輪也勢
固則輿安威定則策勁臣從則馬良民和則輪利爲國有失於此覆輿奔

折策敗輪矣輿覆馬奔策折輪敗載者安得不危 新序曰魯君使密

子賤爲單父宰子賤辭去因請善書者使書憲法魯君與之至單父使書

子賤從旁引其肘書醜則怒之欲好書則 又引之書者患之驛去歸以告

魯君魯君曰子賤苦吾擾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

單父單父大理事具巧書梁裴子野丹陽尹湘東王善政碑曰皇上

建顯號垂鴻名廣大配乎天地光華象乎日月長駕遠撫橫逸乎都外策

鏡區域充塞乎無垠上冠九垓旁濟八表制禮以告成功作樂以彰治定

福應允臻祥慶符合六府孔脩九官咸事於往歲也有司奏以湘東王爲

宣惠將軍丹陽尹既而下車爲政振民育德循名責實舉無遺慮若夫據

饋累起求賢如不及卑身折節用人若由己玉帛旅於丘園辟書交乎塗

路求餘論於故府想遺風於舊哲延儒生於東閣命文學於後車重門洞

啓列筵廣置四民摠至獄訟殷集王兼而治之綽有餘裕上弘其禮下悅

其風虛往實歸人得所至由是百吏仰成具僚歛衽千里之間有懷必亮

躬親勸課賦政授時辨相物宜務盡地利由是仍歲有秋餘糧廩畝是以

縉紳先生愀然相顧遂造象魏拜而陳之有詔報曰纖介之善春秋必書
吏民歸美難用抑絕於是二三君子歡得所奏乃擇工良匠追石名山撰
德選辭典事篆刻俾萬代之下知斯文之在斯銘曰茫茫禹迹經啓萬方
平秩肇定曰若我皇并苞九域畫野分疆猗歟帝子日就月將疏爵分品
奄有瀟湘君王先啓既表南國肇允神行成師範文爲麗則帝曰爾詣出康
洵美且麗風夜乾乾有隆無替光贊六陳徐陵爲司空徐州刺史侯安都德政
桓地軸壯哉崑崙之阜三光懸而不墜九土鎮以無疆承乾合德之君則
天體元之后所以並咨四鎮咸建五臣業配蒼祗功成禹縣至於流名雅
頌著美風詩年代悠然寂寥無紀其能繼茲歌詠者司空侯使君乎自文
韶武穆祚土開家濮水盛其衣簪榮波分其緒秩仁義之道夷門美於大
梁儒雅之風司徒重於強漢自通人許劭託命於江湖高士袁忠寄身於
交越俱違建安之難獨處衡山之陽祖天資秀傑世載雄豪卓富擬於公

侯班何必於旌鼓父光祿大夫邑里開通德之門州鄉無抗禮之客自茫
茫禹迹赫赫宗周家滅驪戎國亡夷羿我高祖武皇帝迎河圖於浪泊括
地象於炎洲南興涿鹿之師北問共工之罪天生宰輔堯年致白虎之祥
神賜英賢殷帝感蒼龍之傑公亦觀時佇聖嘯咤風雲跪開黃石之書高
詠玄池之野沉吟梁甫自比管仲之才惆悵華郊久負伊生之歎自羯虜
侵華羣蠻縱軼後臯桂部之地四戰五達之郊郡境賢豪將謀禦難長者
僉論推公主盟義士雄民星羅霧集公既膺五聘方啓六韜率是驍徒仍
開嶺嶠自大討瀟湘同茲焚酈下軍違命上策不宣敗我王師受拘勒盜
大陳格于文祖咸秩具神率土依風羣靈稟朔公亦忠爲令德天纂之謀
吳帳斯開衛門無擁雖復季孫還魯隨武濟河國慶民歡相儔匪若即授
使持節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昔光武不亢於馮異穆公深禮於孟明終
報王官之師遂舉咸陽之地斯乃聖主之宏略而名臣之遠圖者焉皇帝
以陶唐啓國致玉版於河宗顓頊承家佐金天於江水經綸草昧定鼎之
業居多締構權輿斷鼉之功相半固以英聲馳於海外信義感於寰中主

器攸歸當璧斯在公於是抗表長信清宮未央從億兆以同心引公卿而定策馳輕軒於軫轡奉待駕於中都七廟之基於焉永固萬邦之本由此克寧乃授司空公南徐州刺史於是鎮之以清靜安之以惠和望杏敦耕瞻蒲勸穡室歌千耦家喜萬鍾陌上成陰桑中可詠春鴈始轉必具籠筐秋蟀載吟竟鳴機杼或肅拜靈祀躬瞻舞雩去駕擁於風塵還旌阻於飄沐京坻歲積非勞楚堰之泉倉廩年豐無用秦渠之水雖復東過小縣夏雨還其輕輪南渡滄江秋濤弭其張蓋固不得同年而語矣若夫聽採民訟昏曉必通召引軒轅躬親辯決立受符於前案無留詣於後曹接務高城之中非異甘棠之下欣欣美俗濟濟都塵以賈琮郭賀之風行建武永平之化於是州民散騎常侍王琬等拜表宮闕請揚茲美化樹彼高碑民欲天從允彰絳誥銘曰鬱鬱三象茫茫九州綿天慘沴浹地虔劉赫矣高祖爰清國讎元勲佐命力牧風侯亦旣旋歸邦家有暉宮亭蠡浦奮翅高飛雷卷勃寇風行國威文身被髮作貢來綏我皇纂武攀號東序謁渭同周迎門惟呂流矢爲暴據斯舉喋喋蒼黎危危刀俎自我徂征妖氛克

平爰驅大彘實剪長鯨北震巢浦南俘灌城青兗卷介赤狄迴兵蹈舞難踰歌謠靡宣曰我黎庶俱祈上玄山移雨越海變三田公爲上相復倍斯年又廣州刺史歐陽顧德政碑曰弱水導其洪源軒臺表其增殖懿哉少府師儲皇於二京盛矣司徒傳儒宗於九世廣陵邕族擅江右勃海赫赫名重洛陽若夫岳鎮龍璫星懸鵠火衡山誕其高德相水降其清輝千仞孤標萬頃無度年當小學志冠成童因孝爲心欲仁成體屯騎府君早棄榮祿易簪之日幾將毀終不杖之言深非通制遺貲巨萬富擬猗頓裁變槐榆並貶宗戚南茨大麓北眺清湘得性於橘洲之間披書於杏壇之上三冬文史五經縱橫類致嘉招確乎難拔旣而帝啓黃樞神亡赤伏天地崩竇川冢沸騰群倖酋豪更爲禍亂朝披羽檄夜炤燿烽浴鐵蔽於山原撻金駭於樓堞公疲兵屢出獨據胡床勅賊重圍尚凭書几揚灰旣散駕棒將揮咸剋凶梁以保衡服常以二主蒙塵三光掩曜出入逾於嘗膽殷憂獨其撫心不治第宅深符去病志梟羣醜彌同越石自禹珪旣錫堯王已傳物變謳謠風移笙管商周之際孤竹尚其哀歌曹劉之間蘇子

猶其狂哭況番禺連帥寔謂宗枝迷我天機自窺梁鼎以公威名本重逼
統前軍乾數難違剥象終悔高祖永言惟舊彌念奇功即訓皇家深弘朝
綱檻車才至輿襯已焚祝史扶於夷吾壇場延於井伯綢繆安樂造次許
謀爰珥豐貂允光金螭但八柱之土蠻夷不賓九疑之陽兵凶歲積以公
昔在衡臯深留風愛仁恩可以懷猶獸威名可以懼帝兒乃授持節散騎
常侍衡州刺史我皇帝從唐侯以胤國屈啓筮而登家一恭寶祚開定江
沔三改璇衡苞羅湘峽昔中宗屈申於處仲高祖遺恨於平城漢武承基
方通沙塞晉明紹運裁平姑熟方其盛業綽有光前踐祚之初進公位征
南將軍廣州刺史又都督東衡州二十州諸軍事宜公乃務是民天敦其
分地火耕水耨彌亘原野賊盜皆偃二賈競臻鬻米商鹽盈衢滿肆新垣
既築外戶無扃脂脯豪家鍾鼎爲樂揚祛洒汗振雨流風市有千金之租
田多萬箱之詠僧釋慧美等來朝終闕備啓丹誠乞於大略康莊式刊豐
琰宸獎卿寶鼎復述台司之功羊叟高碑更紀征南之德於是晚開黃素
爰登紫泥鑒此誠祈皆如所奏乃詔庸臣爲其銘曰赫赫宗陳栢栢鼎臣

千乘建學五典攸因盛德斯遠公門日新嵩高惟岳貺甫生申去衡移廣
遷征自鎮悠悠銅界藐藐金鄰莫遠非督無思不賓三江靡浪五嶺奚塵
式歌式舞仁哉至仁公其饗福於萬斯春 又晉陵太守王勵德政碑曰
若夫睢陵世傳已詳載德之華徐州先賢亦著清風之美偉哉文獻光啓
中興郭莖表其深源何籌勲其遠慶豈惟桓氏之鳴玉張家之珥貂素姓
之朱衣楊宗之華轂又有似飛遞列班弓夾門灌龍俯望緹騎盈道奕世
如此何其盛哉君以藍田美玉大海明珠灼灼美其聲芳英英照其符彩
風神雅淡識量寬和既有崔琰之鬚眉非無鄭玄之腰帶爛爛如高巖下
電騷騷若長松裏風勢利無擾於曾杵行藏不繫於懷抱家門雍睦孝友
爲風上交不諂下交不瀆脫貂救厄情靡矜 茲釋馬窮途唯濟危殆至於
網羅圖籍脂粉藝文學侶揖其精微詞宗稱其妙絕出爲仁武將軍晉陵
太守五雞三莖勤卹有方問羊知馬鉤距兼設濟北移樹累政之所未治
汝南爭水連年之所無斷一朝明決曾不留滯四民商販咸用殷阜康哉
寶運美矣良臣胄自澧水源于洛濱公侯世及宰輔相因曰我民秀山川

降神風情穆穆孝友恂恂學則經笥文爲世珍高風遠矣曠代難倫鼎鉉
虛職台階未臻安知霜霰遠天松椿碩石斯表民情旣陳徒然下拜何報
陽春 周王褒上庸公陸騰勒功碑曰在昔洞庭彭蠡三苗有遠竄之君
太室陽城九州無同姓之國是知周衛設險所務非山川河岳作固所寶
惟休德至於三峽蹇產九折崢嶸高峯尋雲深谷無景秦開漢閑雖阻荷
戟之虞魏塞晉通終因束馬之利我大周開闢宇宙混同文軌御六氣於
天樞頻八紘於地絡彭濮未恭叩竿不討外憑劍道之難內負銅梁之阨
大將軍上庸公仗國威靈奉辭伐罪長戟萬隊巨艦千舳板楫西豪斯榆
君長歷稔逋寇累代稽誅廓清江源蕩滌巴濮若夫荆門千里蜀置永安
之宮巴水三迴吳阻夷陵之縣巫峽使君之灘淪波冷沒建平督郵之道
棧徑威紆路阻蠻陬途橫夷落擅強專險輕法侮吏天子爰詔有司公奉
命天討星言載塗指日遄邁冊授公大將軍信州刺史韓信召拜軍中致
設壇之禮衛青出征臨河聞後距之令夫鍾鼎大禮之器昭德必書金石
不朽之質庸勲斯樹某等乃建碑于某地敢作頌云遐觀命氏眇求世祿

龍圖紀河鴻漸于陸霸楚傳姓命吳族君子篤生降靈唯岳朝陽耀彩
荆山曜璞巴庸自擅彭濮稱王南泊夔道西通夜郎內憑玉壘外阻銅梁
介視荒服斗絕邊疆赫赫南仲堂堂方叔天子命我遐征越逐竇氏車騎
去病冠軍封山刊石鐫名勲遠隔年代懸感風雲盛德必祀千載斯文
隋江惣吳興郡廬陵王德政碑曰阜爾吾王天人可擬早成夙智謙懷虛
已偃息流略翺翔文史三雍雅對九師名理好古如斯學兼之矣睢陽肇
構碣石初開賜田待士勝道求材剖符彭國述職琅臺去謠曙鼓留歌暮
來 梁劉孝儀爲雍州柳津請留刺史晉安王表曰楚備寶臣秦兵不
入齊多君子魏珠耻昭足使文公懼而側席孟軻歎而廢寢敢緣借寇之
願切望申耿之恩陛下昔在潛龍因茲或躍固以陋撫撫於周原也忽忽
之往氣昔次君出撫近駕班輪喬卿在政遙授袞服焉馬熊軾而督盜御
龍章而行部無虧變理有光司牧 梁簡文帝圖雍州賢能刺史教曰
翼州表朱穆之象太丘有陳寔之畫或有留愛士氓或有傳立吏籍昔越王
鎡金尚思范蠡漢軍染盡猶高賈彪矧彼前賢登志景慕可並圖象應事

以旌厥善

赦宥

易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周官曰國君過市刑人赦 尚書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責災肆赦怙終賊刑 又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 論語曰赦小過舉賢才 管子曰凡赦者小利而大害也久而不勝其禍無赦者小害而大利也久而不勝其福故赦者解馬之委轡也 漢書曰宣帝元年詔曰廼者鳳皇集泰山陳留甘露降未央宮其赦天下 史記曰陶朱公中子殺人囚於楚朱公曰殺人死職也使少子往視之裝黃金千鎰長男請行公不許長男曰長子家督也今不遣是吾不肖欲自殺不得已乃爲一封書及金令遺故所善莊生莊生乃見王曰某星犯某宿宜以德報王乃使使封三錢之府長男爲王當赦弟固當出見莊生曰弟今自救固辭去乃取金莊生恥爲兒子所賣乃入見王曰陶朱公子多賂王左右今赦恐失望王遂殺之載喪而歸 東觀漢記曰吳漢疾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識知唯願慎

無赦而已 謝承後漢書曰學中諸生與李膺等更相褒重莫不思其貶議時河內張成善說風角推占當赦遂教子殺人李膺爲河南尹督之促收捕旣而逢宥獲免膺愈憤竟案殺之初成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頗訊其占成弟子牢脩因上書誣告膺等多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爲部黨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 續漢書曰建武二年詔曰其赦天下惟殘賊用刑戮深刻獄多寃人朕甚愍之自今已後有犯者將正厥辜 袁宏後漢書曰賈彪字偉節遊京師與郭林宗等爲談論之首一言一行天下以爲準的黨事起彪謂同志曰吾不西行大難不解即入關設方略天子爲之大赦 華陽國志曰諸葛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爲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啓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叔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 蜀志曰孟光字孝裕延熙九年秋大赦光衆責大將軍賈禕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衰弊窮極必不得已然後乃可權而行之爾 裴頠集曰臣聞感神以政應變以誠故桑穀之

異以勉已而消漢末屢赦猶凌不反由此言之上協宿度下寧萬國唯在賢能慎厥庶政殆非孤赦所能增損也 郭子曰孫秀降晉武帝厚存寵之妻以姨妹蒯氏室家甚穆妻嘗妬秀乃罵為貉子秀大不平之遂出不復入蒯氏自悔責請救於帝時大赦羣臣咸見既出帝獨留秀從容言曰天下曠蕩蒯夫人可得從其例不秀免冠謝遂為夫婦如初事具人風角書曰春甲寅日風高去地三四丈鳴條以上常從申上來為大赦期六十日 賦後漢崔寔大赦賦曰惟漢之十一年四月大赦滌惡棄穢與海內為始疊疊乎恩隆平之進也寔就而賦焉以為五帝異制三王殊事然其承天據地興設法制一也陛下以苞天之大承前聖之迹朝乾乾於萬機夕處敬以厲惕然猶痛刑之未錯厥將大赦所以創太平之迹旌頌聲之期新邦家而更始垂祉羨乎將來此誠不可奪也方將披玄雲照景星獲嘉禾於疆畝數冀茲於階庭攔麒麟之肉角聆鳳皇之和鳴農夫歡於時雨工女樂於機聲雖皇羲之神化尚何斯之太寧 詔後魏溫子昇孝莊帝殺尔朱榮詔曰盖天道忌盈人倫疾惡疏而不漏刑之無捨是以吕霍

之門禍譴所伏梁董之家咎徵斯在尔朱榮反自晉陽同憂王室義旗之建大會孟津與其樂推其成鴻業論其所由乃有勲效但致遠恐泥終之寔難習未崇朝豺聲已露既位極宰衡地踰齊魯容養之至豈復是過但心如猛火山林無以供其暴意等漏卮江河無以充其溢既見金革稍寧方隅漸泰不推天功謂為己力與奪任情臧否肆意無君之迹日月已甚乃有裂冠毀冕之心將為拔本塞源之事天既厭亂人亦悔禍將而有聞罪無攸縱是而可懷孰不可忍並以伏辜自貽伊戚元惡既除人神慶泰便可大赦天下 又遷都拜廟鄴宮赦文曰建國所先理屬於宗廟立事為大禮歸於裡祀大丞相渤海王神武命世重臣顏曆導塞源於將竭扶神器於已傾立天地之大功成人臣之重義朕以冲昧猥當樂推關路多虞於帶難固瞻言往事取則前脩乃襲去鄴用追遷毫定鼎鄴都卜世惟永民用子來功成不日今清廟初興闕官始就靈祇萃止祖考來格神光夜照香氣朝聞令月吉辰躬展誠敬時和氣婉景麗雲柔四表來庭萬國在位哀樂相交感慶兼集固宜觀象雷雨布寬大之恩取類澤風申肆嘗

之令可大救天下 北齊邢子才爲受禪登極赦詔曰無德而稱化刑以禮不言而信先春後秋故知惻隱之心天地一揆弘宥之道今古同風朕以寡薄功烈無紀昔先獻武王值魏世不造四海幅裂九鼎行出祭器無歸乃驅御侯伯大號燕趙拯厥顛墜俾亡若存父襄王外挺武功內資明德纂戎先業關土服遠年逾二紀世歷兩都獄訟有適謳歌斯在魏帝俯遵曆數念在褰裳遠取唐虞終同脫屣實幽憂未已志在陽城而羣公卿士誠守逾切遂屬代終居於民上如涉深水有倦終朝始發晉陽九尾呈瑞升壇告天赤雀效祉惟爾文武不二之臣股肱爪牙之將左右先王光隆大業永言誠烈共茲休慶然三皇存教非易可免七名改呪庸可庶幾思共億兆同始茲日 梁陸倕豫章王拜後赦教曰夫議獄緩死著自太圖疑罪惟輕聞諸雅誥是以虞經惻隱流涕冬決鍾意垂仁哀矜寒送吾以虛薄夙頒寵章光宅襟險奄有全粵非有沛猷矜嚴空紆青組東平智思徒舉赤帷思所以仰述皇猷導揚弘澤遵彼下車譬茲解網

藝文類聚卷第五十二

藝文類聚卷第五十三

治政部下 錫命 薦舉 奉使

錫命

周官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 韓詩外傳曰諸侯之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再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秬鬯謂曰九錫 易曰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尚書曰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左傳曰王命尹氏策晉文公爲侯伯錫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玃弓矢千秬鬯一鹵虎賁三百人 范曄後漢書曰董昭等欲共進曹操爵國公九錫備物密以訪荀彧或曰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振漢朝雖勲德崇著猶稟忠貞之節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事遂寢操心不能平會南征孫權或勞軍于譙表輒留彧 晉中興書曰烈宗冲幼相溫威震外內人情導啓互生同異謝安與王坦之盡忠匡翼諷朝廷爲九錫使驍騎將軍袁宏具草